

《沉雪》 作者推出新书

水 火 女 人

李晶
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李晶

著

水 火 女 人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RBG42/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火女人/李晶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
ISBN 7-5306-3876-9

I. 水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707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375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姜莲头一回见宋沙沙，时间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。

那天晚上，姜莲作为一个神采飞扬的新娘子，同新郎张国庆一起，喜气洋洋前去拜访。

姜莲随着张国庆也叫宋沙沙老师。这时候她已经知道，当年做班主任的宋沙沙曾是张国庆一厢痴恋的偶像。

这时候的宋沙沙正处于非常落寞的阶段，离婚有两年多了，精神上还不适应，日子过得惶然无趣，忽一日一对新人捧着一大抱鲜花热情洋溢地到来，自然给她那冷僻的小屋子添了道亮丽的风景。所以自始至终她都面色和婉笑意盈盈，给他俩煮了上好的哥伦比亚咖啡豆，还烤了一盘酥脆的黄油饼。

那一天里三人说得热热闹闹，一直到半夜。

以后姜莲再来敲宋沙沙的门，时间又隔出去半年多。

进门之后，姜莲一副特别亲热的样子，满口说不尽赞美

的话。

姜莲拿张国庆的话来夸赞宋老师，说：“张国庆就爱说宋老师您是真正的美人儿，是一只精品……”

“嗨，一点儿不错啊，宋老师，您真像一张工笔画！”

“不……不够！工笔画也还不够，工笔画哪儿画得出来您那一汪秋水啊？”

姜莲这时是一名女工，长期习惯了车间里嘈杂的环境，说起话来嗓门儿又粗又高，还特闹，手势也太活泛些。

宋沙沙觉得不习惯，觉得她人有点儿咋呼得过分，并且还口无遮拦，本来很窄小的屋子一时间好像要爆炸似的。

但她只是幽幽地笑着，招呼姜莲坐下喝一点儿茶，不紧不慢地问她：“怎么，你是打算学画画吗？”

姜莲口里咂着茶，摇头说：“不啊，我刚生完孩子，要不早来了，哎呀，我就是特别乐意跟您这样的人多走走，好好地受受传染。”

“什么传染呢？”宋沙沙问。

姜莲立刻回答：“当然是您的修养，您的气质呀！”

“真的，您不知道您自己，浑身的细胞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大不一样！您看您这儿，全是知识，全是文化，全是气质……”

姜莲目光四射，到处梭巡着，一会儿拿手摸一摸雪白的窗纱，一会儿把花瓶前面摆的一对细瓷的白天鹅托到手心儿里看了又看。

她实在感到吃惊，宋老师一个人在这小灰屋儿里生活，

怎么就能这么清水芙蓉，秩序井然呢？

她连连地张着手比划说：“您看啊，您这儿虽然也是大杂院、小平房，可意思怎么就是不一样呢？您看，这台布，这窗帘，这床单子，全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……啊，这颜色，这绣花，这镂空了的小窟窿，还有这一绺绺的吊穗子，都多艺术哇！唉，精品，哪儿哪儿都是精品……宋老师，您说您是怎么想的啊……瞧瞧，您把那么大一束芦苇花插到花瓶里，这谁做得到呀？您看看，您住在这大杂院里头，不置衣柜不置酒柜，成天到晚的就跟书架书桌钢琴做伴儿，多特别啊！”

“有什么特别的，现在外面早就开始排队买书了，好多名著也都重印了，而且又开始钢琴热了。”

“嗨，那不都是才开始吗，您可是一直的，这我知道。”

姜莲说：“张国庆可没少给我讲过，宋沙沙老师在我们学校里边啊，英语英语讲得字正腔圆，流利之极，钢琴钢琴弹得水花飞溅，玉珠落盘……”

“……噢，张国庆还讲什么了？”

“多啦！连您智斗工宣队色狼队长的故事，他都给我讲了，您不再听听？”

“听听就听听。”

宋沙沙没有想到，那些本来挺无谓的老故事，现在叫姜莲有鼻子有眼儿地再来叨叨一遍，竟是如此的荒唐有趣，像一出喜剧似的，好几个段子被姜莲夸张得惟妙惟肖，简直听得她笑出眼泪来。

姜莲讲够一段，亮着两只眼睛很甜蜜地凑近了宋沙沙，说：“宋老师，我可一点儿也不醋，真的一点儿也不醋，张国庆那会儿还就得追您……不追您追谁？是不是，啊？那只能说明他有眼光！”

姜莲比宋沙沙要小十岁，说起话来难免带出小一辈儿人的随便劲儿，这一点宋沙沙倒也不大在乎。姜莲的模样，起初宋沙沙觉得不太受看，皮肤黑，五官粗，眼睛尤其过于大，打扮上也是属于大红大绿比较俗比较怯的那一种。

第一回见面时，宋沙沙替张国庆想，觉得两个人并不是很相配的，但现在重来细作端详，又觉得好像在这个姜莲身上自来也有不少地方可爱，假如换一种眼光来看，那俗其实也能叫做丽，那怯呢也能叫做俏。

似乎她是那种天生快乐之人，她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很乐观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得。并且，她的大嗓门儿也实在太圆润敞亮了。宋沙沙搞不懂，她怎么就专爱唱《闪闪红星》里面那个李双江唱的一段——

小小竹排江中游
巍巍青山两岸走
红星闪闪亮
照我去战斗
革命重担挑肩上
前仆后继跟党走
前仆后继跟党走

砸碎万恶的旧世界

万里江山披锦绣

披锦绣

砸碎万恶的旧世界

万里江山

披锦绣

有头有尾地姜莲总爱唱这么一段，有时候是明明白白地唱词儿，有时候是哼哼叽叽只唱谱子，好像这一段《闪闪的红星》在她的嗓子里早就扎了根似的。

然而一旦笑起来时，她那动静比唱还要厉害好几分。是忽然间一股子特冲的大气夹着尖叫声，几近于起哄、疯扯，让宋沙沙感觉很是炸耳，还有点儿怕，觉得她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儿太奔放了。

宋沙沙一再说：“姜莲你压着点儿，压着点儿，我们别扰民，别把小院里的大娘们吓着了。”

可是这哪里做得到。

姜莲说：“宋老师，您可别嫌我啊，我这人有时候就是动静大了点儿，张国庆他就老爱说我，他说我河东狮吼——哈，这词儿高吧，他封我的那些词儿啊都高着哪。”

“姜莲你是不是当过红卫兵？”

“嗨，哪呀，我是老七一届的，晚了三春，也就蹭上个红小兵当当，多少也还是做了点儿孽，比方说朝老师背后贴个纸王八，给老师的自行车倒桶糨糊什么的，净瞎鬼事儿！怎

么,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儿泼啊?嗨,我天生就这个脾气,甬打算改了,泼就泼吧,反正不破就行啦。”

宋沙沙对她微微笑了笑,心中却暗自奇怪,感觉什么东西就在那粗鲁和疯扯中奔突出来,很着实地刺激她,煽动她,于是竟生出些喜欢甚至是亲和来,于是不仅有了听她看她的耐心,更有了希望她此后常来常往的热情。

这热情在姜莲这里已是十分的四溢了,完全用不着那种日渐稔熟的过程,而是真正的开门熟,劈头盖脸的进入,甚至于她竟忽然间收住了口直愣愣地问宋沙沙:

“宋老师啊,要我说,我喜欢您,非常喜欢,您不会觉得恐怖吧?”

恐怖什么?在这个迷茫的时代,疲乏的时代,快人快语的姜莲却如此地令她醒神、开心,不是黯淡的生活中难得的快事吗?

送姜莲出门之前,宋沙沙给她从书架上挑了一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还一本叫《复活》,神色有些留恋地跟她说:“你是不是总这么高兴啊?天天都像过节似的,真叫人高兴,以后有时间,你就常来我这里玩儿吧。”

姜莲可是不用邀请的,几乎三两天就一到,一到总是先递上一只饭盒,里面不是饺子,就是包子。

姜莲喜欢自己做面食,面和得非常筋道,馅儿更是十分新颖。有时是茄子馅儿,有时是冬瓜馅儿,甚至还做过西红柿的、黄瓜的,好像天底下没有哪一样菜会叫她包不成馅

儿。

她快快洗一下手就给宋沙沙掰开一只包子，叫她赶紧咬一口，说：“嗨，您尝尝，您尝尝，告您说，我又发现啦，这茴香要是先搅上点儿大油啊它就不怎么出水了，那小白菜呢，不是水太大吗，您就把它挤了，拿那绿绿的菜水和面，一点儿不糟践！”

她笑嘻嘻地转着眼睛看着宋沙沙有滋有味地嚼着，热切地问：“好不好吃啊？好不好吃？您这又明白一回吧，这就叫老百姓的智慧！”

姜莲闲不住，在宋沙沙这里喜欢找活儿干，专拣抬水拖地这类使大力的活儿。并且常常像在车间里似的提前先换一双宋沙沙的雨鞋，弄得不仅动静挺大，还一身湿呱呱的水满脸冒油汗。宋沙沙屋里的老式花砖地让她擦得亮闪闪的。

宋沙沙看着心中不过意，一劲儿叫她快住手，快歇一歇吧。

她捋捋袖子很豪迈地甩手说：“咳呀，这还算活儿嘛！”

她干脆就在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底下冲她的雨鞋。她在地池子边上金鸡独立似的站着，轮流地提起一只来，哗啦哗啦地放水冲个痛快。

冲过了雨鞋，她呱呱嗒嗒地踩着回来，在门口脱了那雨鞋，抽出两片光脚板踩进屋里来，大大咧咧说：“宋老师您可不知道，我这人从小干活儿干惯了，我从小就没妈，我爸‘文革’时又参加武斗受了重伤死了，然后‘一片红’时我受了照顾顶替了我爸，不用走了，在厂子里还干上保全工，一直干

到现在。”

姜莲说：“那时大概都是瞧着我这人泼实吧，一上来就分配我给张国庆当下手徒弟，车钳铣刨，各种各样的脏活儿累活儿，他可没少让我练。”

“哼，张国庆这小子，才懒透了，宋老师您知道。”

“……我也很懒啊，整天都是四体不勤的。这你都看见了。”

“嗨，您不勤是对的，要不您那独一份儿的气质不就给破坏了？瞧瞧您那双小手吧，跟根儿葱似的，还就该着四体不勤！”

姜莲这样说着时，就把手伸过来按住了宋沙沙的手使劲攥了一把，说：“瞧瞧，瞧瞧，这么软乎哇，像没骨头似的，您再瞧我的，嘿，要多硬有多硬！”

宋沙沙被她攥得挺疼，把手抽回来抱在身前轻轻揉着，说：“你真是爱瞎说话，四体不勤跟手软不软硬不硬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——这样吧，姜莲，你爱干就干你的，我来给你伴奏。”

钢琴声清凌凌地响起来了。跟不响起来是大不一样的。

姜莲眼里立刻闪出亢奋的光，连连跺着脚说：“真好哇；宋老师，您大点儿声，大点儿声，好听死啦，哎，这就对啦，告您说，咱们人活着还就得带出点儿声响来不可！”

两人在钢琴声里说话更加放松、热火，频频地伴着笑闹。笑闹中，宋沙沙心里觉出来欢欣，觉得自己又变了个人似的，甚至于所有的感官都在苏醒，振奋。

她惊异姜莲这个人怎么总是这么乐乐呵呵、又叫又嚷的，她真是活得有声有色啊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发现，自己一向孤家寡人的生活从此宣告结束了。

这天姜莲又来，先掏出一封信，是张国庆写的，意思是感谢宋老师这些日子对姜莲各方面的教导，现在姜莲她有一个强烈的心愿，要麻烦宋老师帮她实现。

“……什么强烈的心愿哪，还用得着他写信来说吗？”宋沙沙诧异地问姜莲。

姜莲很虎势地睁着一双乌黑大眼看定了宋沙沙，痛快地说：“我想像您似的，也当一个老师。”

宋沙沙很新鲜地扬扬眉毛，微笑着看她：“现在什么年头啊，臭老九，谁愿意干？你这不是往火坑里面跳吗？”

“嗨，这怎么说的，我都要羡慕死您了，您知道，我工人出身，上辈子几代人都没什么文化，可是，我们崇拜文化！现在，我有幸认识了您，这可不能白认识啊，我得向您靠拢，非靠拢不可！再说，您的思想可有点儿问题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什么不都得拨乱反正吗？”

“唉，宋老师，您可千万成全我啊，一定得叫我当个老师！”

宋沙沙才发现姜莲并不是乱说的，她心里现在的强烈愿望不单单是热情，而且是豪情，而且，像姜莲这样的乐观主义者，看她那雄心勃勃的架势，说不定，还真有可能会心想事成呢。

宋沙沙答应去给姜莲想办法，在她现在的中学里管事的校领导中有一个是她以前的老同学，人很仗义的，当初她刚刚办完离婚之后一句话人就从原来的学校给调了过来。

可是，这位老同学一听说姜莲的学历仅只初中还没有上够，不禁有点儿为难了。

老同学说：“我看此事不太好办啊，咱们臭老九现在再怎么不值钱，可是站在讲台上，怎么说也得是个高中毕业生吧？”

宋沙沙跟他一劲儿蘑菇，一再介绍姜莲人家也算是自学成才，各方面都特别的要强，特别有能力，要不信，咱们就叫她来试讲一下看看行不行？

老同学再想了一想，终于把头点了点，说：“好吧，那就下个星期一，请她先来试讲两节历史课。”

宋沙沙知道，这时候，这个学校里就属历史老师比较急缺，所以姜莲赶的机会也挺难得的，只看她自己怎么努力了。

当下便由宋沙沙给姜莲详细做指导，张国庆在一旁配合参谋，几天的工夫里，他们来回来去地教姜莲熬夜备（背）课，就备辛亥革命的深刻历史意义这一段。

临到星期一那天，上台一讲，果然成功。姜莲竟然表现出来很好的口才，受到底下学生们的热烈欢迎。

这样一个结果大出了宋沙沙的预料，就连姜莲自己也稀奇得不行，在那连连跺脚击掌，夸说自己本来就是天生的好口才嘛。

于是姜莲便正式做了老师，从此成了宋沙沙朝夕相处的同事，这下子两人更是形影不离了。

然而，究竟是姜莲根底太浅些，教课不久就感觉太累了，脑子吃不消，不仅是备课跟不上，张口讲话时捉襟见肘的地方实在是越来越多，尽管她天生一张巧嘴，可是对付学生时间一长总归要招架不住。

好在姜莲为人脑筋活络，非常会来事儿，很快便在学校里面游刃有余，尤其跟几位领导前后左右的混得烂熟，找了个方便的机会她向他们及时提出调动，最好是调到图书馆里去做管理员。领导稍为考虑一下就同意了。

这样一来姜莲心理上才又觉得踏实多了。

那些日子，宋沙沙和姜莲两人密切往来，相互间诸多的差异倒成为一种有力的牵连，甚至于情感上多多少少是带了些儿畸恋的意味。但是，的确两人之间是非常要好，有好多的话要在一起说道，好多的时光要在一起消磨。

姜莲因为自己婆婆特别的爱操心，那个独子独孙的孩

子基本就全托在那里了，所以平时只要一有空暇她人就一定要上这边来黏着宋沙沙。

姜莲觉得，宋沙沙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，自己不能不管，宋沙沙那份动不动就伤心叹气的情绪只有靠她姜莲来转移调剂，多多陪伴，这已经是自己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了。并且她也觉出来宋沙沙现在特别的需要她，那种明显的信赖感简直就像春风化细雨，使姜莲感到特别的满足。

常常夜深人静时候，她俩倚着床帮，有时手里编织着毛衣，切磋着技艺，有时毛活撂下，都一手托着手心嗑点儿瓜子、嚼点儿小零食。

原来这宋沙沙对小零食特别的有研究，什么七珍梅、八珍梅、茯苓饼、奶油蚕豆、鱼皮杏仁，这些都是姜莲长到这么大沾也没沾过的东西。

姜莲跟着宋沙沙没完没了地吃着嗑着，鼓嘴说：“你瞧瞧你啊（——姜莲打这以后再也不跟宋沙沙称呼您了），成天变着法儿地老叫嘴里头有滋有味儿的，这哪是劳动人民哪？”

宋沙沙噙着说：“你才瞎说呢，劳动人民也不是整天吃糠咽菜啊，其实，你翻翻过去的书，越是劳动人民才越是会开发小食品呢……”

两人没完没了地边吃边嚼着，舌间流转的话越来越多，比那零食更要有滋味，内容一般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情感往事。这时候，如果说者是姜莲，宋沙沙会面含笑意静静倾听，可一旦换了姜莲做听众，那小屋里动静立刻更大了起来，时

不时要突然爆发一串串的嬉笑怒骂，特别咋咋呼呼的。

姜莲比较爱说她跟张国庆当年的恋爱史。她说张国庆这人没什么本事，搞对象可是正经有一套。首先他长了一张画眉嘴专爱恭维女的。有一天，姜莲穿了件苹果绿的确良短袖衫，张国庆一直跟踪到更衣室里夸她，黏兮兮说小姜小姜你今天颜色可选对了，你真是水灵啊，说着他便动手动脚。

姜莲还记得那天自己整个叫张国庆给腻上了……可是，打那儿以后，她就开始把他当回事了。

宋沙沙笑说：“我能想象，你那时候有多么敢穿。苹果绿，我可一辈子也不敢沾的。”

“——那有什么啊？我知道，我穿衣服俗气，总爱来点儿鲜乎色儿，我就喜欢鲜乎色儿，谁叫咱人长得黑，还不就得带点鲜乎色儿啊，要不到的话，还不是煤球掉到地上找不着啦？”

姜莲说：“要说太鲜乎了，那会儿也是招人，老招流氓盯着。”

“——你知道河东狮吼怎么来的？就是这么来的啊。那一天在胡同里，我和张国庆正走着了，就见张国庆的脚边上‘噗’地砸过来一块砖头，赶紧回头一找，看见仨流氓正在小厕所那站着，其中一个勾着手指头招呼张国庆过去，张国庆却怕得跟什么似的，愣在那儿木着，别提有多屌了。我一看这不行，梗着脖子几步就冲过去，朝他们大喊道，‘嘿，怎么地，你们要怎么地，啊？！有本事你们就上来，谁怕谁呀？！’